



(上接 9 月 1 日 A14 版)

过了白露到秋分，白天一天比一天短，黑夜一夜比一夜长。卫君梅和两个孩子吃过晚饭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月亮越变越弯，越变越细，从镰刀变成了鸽子毛，又从鸽子毛变成眉毛，后来连眉毛也不见了。在月亮隐退期间，星星倒显得多了起来，也比先前明亮些。但星星老是在闪烁，老是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，让人不敢对它们指望什么。你正想对它多看一会儿呢，有一颗星星有可能会变成流星，划过天际，落到不知名的地方。卫君梅给自己定的规矩是，天黑不出门。陈龙民活着时，她夜里可以出门。虽然陈龙民不一定陪着她，但只要陈龙民在，她心里就有底气，天再黑也不怕。陈龙民一不在，她夜里就不再出去了。听陈龙民说，井下很黑，一天到晚都是黑夜。既然走进黑夜如同走进矿井，卫君梅到“矿井”里干什么呢！

卫君梅正要关门，秦风玲来了，秦风玲用塑料袋提着一兜子水果，有苹果，还有石榴。秦风玲要卫君梅不要关门，说这么早关门干什么，难道要睡觉吗？越睡得早，越睡不着。

卫君梅说：来就来了，带东西干什么！秦风玲说话一点儿都不客气，说：我不是给你带的，我是给两个孩子带的。家里有孩子，你让我空着手来，岂不是让人家笑话我不懂事理嘛！

卫君梅只好接过水果，放在桌子上。让两个孩子过来喊秦阿姨。

慧灵说秦阿姨好。慧生模仿姐姐，也说秦阿姨好。

秦风玲应着好，好，夸两个孩子真乖，真懂事，不像我家那个鳖孙，天天跟我较劲，惹我生气。

你不要这样说孩子，你得先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
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原因，我恨不得把肝

你看，我说你有事儿吧，你还说没事儿，到底还是有事儿。人家给你介绍对象，又不是给我介绍对象，关我什么事，我算老几，我不去！

秦风玲立马急眼，说你敢，我让你去，你就得去。我在这里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一个帮我拿主意的人都没有，我把你当亲人，你就是我的主心骨，我不帮我谁帮我呢！

我该你吗，我欠你吗，你不能这样赖皮。卫君梅知道，今年春天，秦风玲跟在矿街上一个卖卤猪肉的男人好上了，她动不动就到人家的卤肉锅里捞猪耳朵、猪肝儿、猪尾巴、猪大肠。她自家吃了不够，还把卤货分给别人吃。她吃人家的卤猪肉，作为交换条件，男人就把她关在卤肉房里，“吃”她的“肉”。后来她的行为被那个男人的老婆察觉了，卤肉男人的老婆在矿街上追着秦风玲骂，差点把猪大肠挂到秦风玲的脖子上。卫君梅认为秦风玲的表现很不好，不该为工亡矿工的家属丢脸。

秦风玲说：你死了男人，我也死了男人，谁让咱俩都是可怜的人呢！

你就不能消消停停过一段自己的日子吗，男人是人，你也是人，离了男人，难道你就不能活吗！

卫君梅的话把秦风玲给惹了，她明确地说，她就是离不开男人，离开男人就是不能活。她说：天上该有云彩就得有云彩，有了云彩才会有雨。坑里不能老干着，该有水就得有水，有水才会养得住鱼。男人身边没有女人，就不叫个男人。女人离开了男人呢，也不算是女人。当初我嫁给陶刚有时候，有人劝我，说不要嫁给煤矿工人，挖煤人的命在石头缝里夹着，石头不高兴了，轻轻一挤，挖煤的人就没命了。谁要嫁给煤矿工人当老婆，谁就得有思想准备，准备着当寡妇。我日他姐，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天下的人靠煤暖着，挖煤的人海了去了。那么多人给煤矿工人当老婆，当寡妇的还是少数，不当寡妇的还是多数。我一没往人家院子里扔过长虫，二没往人家领口里放过虱子，啥缺德事都没干过，哪正好当寡妇的事就临到我头上了。

# 黑白男女

儿挖给他吃，把心掏给她吃，我哪一点儿对不起他！我看哪天把我折磨死，他个孽障就好过了。

卫君梅让慧灵带着慧生到里间屋去了。她还是关上了外间屋的门。

秦风玲在椅子上坐下，抬眼看见靠后墙的条几上面支着一个相框，相框的玻璃下面镶嵌着一幅放大的男人的照片。她正要把照片看仔细些，卫君梅问她有什么事吗？

秦风玲回过眼来反问：怎么，没事我就不能来吗，我想我妹子了，我来看看我妹子不行吗！

卫君梅苦笑了一下，说风玲嫂子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！

秦风玲再看照片，问卫君梅：这是我妹夫陈龙民的照片吗？

卫君梅点点头，说是。

你把照片放这么大干什么，你把照片摆在明面上干什么，你不怕两个孩子看见害怕吗？

陈龙民是他们的爸爸，他们怕什么！自从两个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去世了，我就把陈龙民的照片放大了一张，一直放在这里。

我不赞成你这样做，这样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阴影，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。

我与你的看法相反。他们的爸爸走了，这事掖不得，藏不得。我就是要把照片放在醒目的位置，不断提醒他们，让他们学会正视现实，面对现实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知

我日死他个亲姐，你看这事寸不寸，我侥幸着，侥幸着，寡妇到底还是落到老娘头上了。瓢泼大雨雨淋人，瓦斯爆炸不认人，这回当寡妇的不是我一个，你这么好人，不也成了寡妇嘛！凭什么，凭什么给挖煤的人当老婆就得当寡妇，就得守寡，我才不干呢，我才不守那个寡呢！男人死了，我再找一个。两条腿的驴子不好找，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。

什么寡妇不寡妇，你说你自己，不要扯上我。想找男人你就找呗，又没人拦着不让你找。你猜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人？我猜不着。

天爷呀，又是煤矿工人。秦风玲把人家给她介绍的对象的概况对卫君梅说了一下。说这个人叫尤四品，跟她一样，也是外地人。尤四品原来在附近农村的砖瓦厂打工，做砖坯子，累死累活，1 个月才挣 1000 多块钱。龙阳矿发生瓦斯爆炸以后，采煤队的人死的死了，没死的人有的吓破了胆，一提下井就腿肚子转筋。眼看采煤队的人稀稀拉拉，溃不成军，矿上就到矿街上贴了告示，紧急招工。尤四品知道挖煤挣钱多，就到矿上报名，当上了煤矿工人。尤四品现在抖起来了，1 个月能挣 5000 多块钱呢！尤四品弟兄 4 个，因为家里穷，盖不起房子，今年都 35 了，一直没找下老婆。说起来，尤四品还是一个没尝过女人味儿的青头厮呢！

那好，恭喜你！那你还等什么，赶快嫁给人家吧。

我也有点纳闷，难道我上一辈子欠了煤矿工人的情吗，到了这一辈子，就该陪煤矿工人睡觉呢，就该着让煤矿工人弄吗！

说话讲点儿文明，不要说得这么难听。

## 第八章 我才不守寡呢(下)

道，爸爸这棵大树不在了，不能依靠爸爸了，要坚强起来，把自己变成树，自己依靠自己。

这多么说头儿，你真够可以的。反正我们家陶刚死后，他的照片我再也没拿出来过，我不敢看，看了还不够让人伤心的呢。你呢，天天看着龙民的照片，你难道就不难受！

我愿意看着他，一进家就能看见他，好像他在家等着我一样。看见他我也难受，看不见他我更难受。

以前只听说你们两口子好，不知道你们好到这种程度。花落了，水流了，人都不在了，两口子再好还能怎样呢。依我说，你不要再想他对你的好处了，翻箱倒柜，只想他对你不好的地方。5 根指头有长短，嘴里的舌头也磨牙，我不信你们没闹过别扭，我不信他没惹你生过气。

卫君梅怎么说呢，陈龙民离去后，不知多少人对她说过，要她不要想陈龙民的好，改为想陈龙民的不好，不要再想陈龙民的优点，只想陈龙民的缺点。说这种话的，有她的朋友，也有她的亲戚，大家众口一词似的，都这样劝她。人来到世上，总会碰到个劝字，不是劝人，就是被人劝。让卫君梅不能理解的是，劝她的人好像事先商量好了，劝她的用语竟然惊人的一致。好比要表扬一个人，大家都得说他的先进事迹，放弃一个人呢，都要说出他做过哪些错事。仿佛她只要听劝，只

就因为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，不会看人，我才请你帮我看看尤四品，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。我听说你特别厉害，特别会看人，扒了皮看骨头，一看一个准，十看十个准。

没有的事，我哪里会看什么人。我连自己看自己都看不清，更不要说看别人。但凡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我也不会落到如今孤儿寡母这一步。

哎，君梅，我听说有一个姓蒋的小伙子看上你了，连三赶四地追你，待好把身上的肉都割给你吃——

卫君梅竖起手在嘴前摇了摇，打断了秦风玲的话，向里屋努了努嘴，示意秦风玲说话小声点儿，别让两个孩子听见。

秦风玲会意，遂把声音压低，仍接着刚才的话茬说：人家待好把身上的肉割给你吃，你干吗老冲着，老是吊人家的胃口。

你听谁说的？

秦风玲说：你别管我听谁说的。接着又说：我听你同学郑宝兰说的。郑宝兰说，姓蒋的小伙子挺不错的，人长得文文静静，像个教书先生。

卫君梅没有埋怨郑宝兰，她说：人家的条件那么好，我的条件这么差，我哪好意思拖累人家。

什么条件不条件，情人眼里出条件，条件都是人为。只要他喜欢你，就说明你有吸引他的地方，在他眼里你就是好条件。要是搁我，我才不客气呢，我先把 he 拿下再说，先采采他的阳再说。

秦风玲，你胡说什么，也不怕闪了舌头！

要多想陈龙民的不好，她和陈龙民的感情就扯平了，从此可以把陈龙民忘记。又仿佛她只要揪住陈龙民的不好不放，她对陈龙民的爱就会逐渐转化成恨。卫君梅由此知道了，人世间所谓的劝，原来是这样的贫乏，这样的无力，这样的毫无新意。劝，对劝者来说，只是一种说词，一种道义。劝，对被劝者来说，你感谢人家的好意就得了，对劝了什么则不必在意。卫君梅也曾顺着劝说者的思路，试图想一想陈龙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可她想啊想啊，没找到陈龙民有什么不好。真的，就连她曾经认为的陈龙民的缺点，在回想中也变成了优点。只要陈龙民还活着，陈龙民全身都是缺点也好啊！活着的人，都是有缺点的人。死去的人，连缺点也没有了啊！比如陈龙民生前爱抽烟，下井前抽，升了井抽得更厉害。升井后，他不换衣服，不洗澡，先抽烟。一次抽一支不算完，要连抽两支才过瘾。卫君梅嫌他嘴里有烟味儿，衣服上有烟味儿，家里有烟味儿，劝他别抽了，把烟戒掉。陈龙民不但没有把烟戒掉，还变本加厉，由原来的每天抽半包加成每天抽一包。为此，卫君梅没少给他脸子看，也跟他赌过气。爱抽烟，应该说是陈龙民的一个缺点吧。可陈龙民走了，家里再也没有烟味了，反而让卫君梅感到非常非常失落。家里有一个抽烟的男人多好啊，家里有烟味儿多温暖啊，可是，一切都没有了。每年清明节，慧灵到陈龙民坟前烧纸时，卫君梅必不忘记嘱咐女儿带上一包烟，把纸点燃时，把香烟也点上一支，扔进火里，给陈龙民抽。卫君梅没对秦风玲做任何解释，把话岔开了，说：你找我肯定有事，没事儿你不会找我，有啥事，直说吧。

秦风玲笑了一下，这才说：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哪天我让那人到我家，我想请你去帮我相看看，参谋参谋。

再胡说八道我就不理你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算我嘴贱行了吧！这时外面有人敲门，丁丁丁。

卫君梅的心跳突然加快，好像她的心门也被敲到了。坏了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敲门的人很可能是蒋志方。蒋志方给她打了两次电话，她都没有接；蒋志方给她发了短信，她也没回，蒋志方大概心存疑惑，就找上门来了。谁呀？卫君梅问。

是我，老陈。我给你开的药，你忘了带了。

噢，是陈大夫。卫君梅将门打开，说：又劳陈大夫跑了一趟，真让人过意不去，谢谢您了！

没什么，不用谢。陈大夫把一个小药瓶递给卫君梅，叮嘱卫君梅：你睡前吃一片就可以了，不要多吃。

进屋坐吧。不进去了。

多少钱？我给您拿钱。

回头再说吧，等下次你再去开药的时候，一块儿给我就是了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9 月 7 日 A14 版)

